
慈濟大學慈誠懿德會¹ 總幹事 林勝勝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羅富美*、林綉娟*、林厚成**

記錄：林綉娟、林淑芬*、賴俞文*、林厚成

時間：2011年1月16、28日；

2012年5月24日、2016年10月28日

地點：臺北市建國北路中山聯絡處

-
- 1 慈誠懿德會（簡稱慈懿會）前身為慈濟護專（今慈濟科技大學）的懿德母姊會，1989年護專創校時，證嚴法師邀請女眾慈濟委員共同與學校教師、輔導中心隨時關懷來花蓮求學的學生。參閱《慈濟》月刊279期，1990年1月，頁12。同年護專開學，男眾志工投入保全組，負責調度車輛、維持交通順暢及維護夜間安全等功能，1990年7月25日，證嚴法師取「誠、正、信、實」之意，命名為「慈誠隊」。見《慈濟道侶》130期8版，1991年6月1日。慈誠隊隊員後來也加入慈懿會，一起與慈濟委員關心學生生活。見證嚴法師講述，〈活頭源水，清水之愛〉，收入林碧珠等編，《慈濟年鑑（1995）》（臺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6年4月），頁452-453。1999年慈濟護專改制技術學院，懿德母姊會亦更名為慈誠懿德會。現在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等校仍設有慈懿會，志工每個月一次遠從臺灣各地齊聚花蓮，陪伴學生；學生稱志工為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很多人彼此互動親如家人。

* 慈濟基金會人文真善美志工

**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文史資料組組員、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

林勝勝於 1983 年接觸慈濟功德會，受到證嚴法師「挑天下的菜籃」的想法啓發，從一位整日操持家務的家庭主婦，蛻變為訪貧慰苦的慈濟志工。她常與同住合江街 130 巷充滿人情味的左鄰右舍分享慈濟事，一傳十，十傳百，漸漸地這條全長不到二百公尺的巷子，有很多居民後來都成為慈濟志工，彼此抱持助人的信念，在鄰里間形成一股善的循環，建立起「大街小巷一家親」的社區意識。1989 年慈濟護專創校，證嚴法師請她擔任首屆懿德母姊會總幹事，她活潑熱情，喜歡與人互動，在師生間扮演潤滑劑的角色，營造出家人般溫馨、和樂的氛圍。

一、被炸彈撞出來的孩子

我在 1944 年出生於臺北大稻埕日新公學校（按：今南京西路、太原路日新國小）附近。戰爭末期空襲頻繁，隔年臺灣光復，所以我常說自己是被炸彈撞出來的孩子。日治時代本名叫勝



林勝勝之父林再傳學商，年輕時曾在今天的承德路一帶經營三榮林業公司，做木材生意（林勝勝提供）

子，光復以後，爸爸林再傳為我改名勝勝，含有勝利之意。兄弟姊妹中，和我一起改名的還有二姊昭子，叫昭昭；大姊悅子，叫悅悅。

媽媽林杜鳳家中開運送店，家境富裕，爸爸因為學商的關係，早年在這家店當掌櫃，掌管財務。還沒光復前，爸爸還有在今天承德路一帶經營一家三榮木材行，常到廈門，後來不知道是用人不善還是經營不當，生意失敗，家道中落，全家搬到現在靜修女中側門附近歸綏街上的一戶矮房，每戶矮房之間距離很近，連對面鄰居吵架都聽得到。1951 年，木材行收起來之後，爸爸改賣醬油。以前裝醬油不是用玻璃罐、塑膠罐，而是用木桶裝的，上面有蓋子，下面挖個洞流出來，盛好了要趕快把洞塞起來。醬油工廠送來大桶的，載到我們家後，就分裝成小桶、中桶，我爸爸再用麻繩捆起來放在腳踏車上挨家挨戶送，隔了一段時間，顧客吃完才收錢。以前沒有防腐劑，等到木桶收回來，不但桶子發霉，裡面也都長了霉塊。所以爸爸一回來，我們就要幫忙搬桶子清洗。

清洗乾淨後的木桶還要放在大鐵桶隔水煮沸消毒，但我們家沒有這麼大的鐵桶，有一段時間都要拿到迪化街的萬家香工廠²給工人煮。小學二、三年級的我個子小，小圓桶很大，疊起來走路不敢拿太高，怕不小心翻倒。木桶滿重的，一個人只能搬兩三

2 萬家香醬油創辦人吳文華來自屏東，1945 年發跡於迪化街，沿街挨家挨戶送醬油桶做生意，1973 年於三重設立現代化醬油工廠，其後以「一家烤肉萬家香」、「有媽媽的味道」等廣告詞建立品牌。參閱張秀妹編，《醬園生一甲子：吳文華自撰回憶錄》（臺北：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桶，有時候我同學也會幫我拿去工廠消毒。但是不方便嘛！後來我媽媽就自己清理桶子。先由我清洗，在露天天井下打赤腳，肥皂抹一抹用鬃刷刷乾淨，常常被粗糙的竹片刺到，側面洗好倒過來，桶底發霉也要清洗。洗好後兩個哥哥再放進玻璃彈珠，上百顆玻璃彈珠和著水上下左右晃動撞擊木桶，霉塊才會掉下來。最後才由我媽媽用大灶燒熱水煮十幾個桶子，煮到水滾消毒。滾了以後，用甘籬（竹籬）蓋起來，甘籬就是搓湯圓用的竹製品，水滾後趕緊蓋住，水蒸氣才不會跑出來。夏天天氣又熱，一下子滿身大汗，很快衣服就濕了，所以媽媽都在脖子上掛條毛巾擦汗。她站在矮凳上，水滾了，將桶子勾起來，熱水比較快乾，水要甩乾，放在長板凳上透氣風乾。幾天之後乾了，才能再裝醬油，不然很快就會發霉。

我們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共八人，其中我媽媽生的一個女孩夭折，還有一個最小的妹妹送人當養女。爲了生活，媽媽什麼苦工都做，幫人家洗衣服、磨石子地板，還去太平市場撿人家不要的菜葉回來煮。小學三年級時，冬天早上上學前我都要先去江山樓³收衣服。人家在睡覺，衣服放臉盆內，一間一間收，用一個大毛巾包好，背回家給媽媽洗，再去上學。下課回來，媽媽衣服洗好摺好了，我再送回去，順道去圓環附近的冰果室撿西瓜皮，拿回家養兩頭豬。

家裡木材行生意失敗後，媽媽幫忙家計很偉大，也很辛苦，常常要擔憂生計問題，所以我們姊妹長大以後，決定不嫁給生意



左：林再傳全家福、右：林再傳家族合照（林勝勝提供）

人。我先生陳炳禮是個上班族，後來到中央印製廠任職，其實最主要是因爲當初聽介紹的人說他在銀行上班，有自己的房子，嫁給他起碼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結婚後，我們住在雙城街，後來搬到林森北路，再搬到合江街。

二、婆婆往生善道 牽引慈濟因緣

還沒有真正接觸證嚴上人之前，我大娘姑（臺語，先生的姊妹）陳玉雲就已經透過大安區蔡呂腰師姊當陳錦花的會員，我們是在 1982 年透過大娘姑、蔡呂腰認識陳錦花，所以也知道那時慈濟正在募款蓋醫院。當時我很認同佛教施醫施藥的理念，一聽到慈濟要募款蓋醫院，就馬上加入會員響應，可是還沒有拜見上人的緣；直到婆婆陳許環往生，才決定去花蓮看看。我婆婆也是會員，每月按時交功德款，直到往生。婆婆往生後，辦完喪禮有兩萬塊喪葬費結餘款，大娘姑是學佛的，想爲媽媽植福，就想是

3 江山樓是日治時期聞名大稻埕一帶的酒樓，1917年由吳江山開業經營，一時政商名流雲集，臺灣光復後歇業，舊址位在今寧夏路、歸綏街一帶。

不是捐給慈濟。

我先生說：「兩萬塊不是小數目，慈濟是不是真的要蓋醫院，我們來了解一下。」那時候媒體經常報導不肖分子詐財的新聞，我們很怕愛心捐款被騙上當，我大娘姑就對蔡呂腰轉達我的擔心。蔡呂腰是陳錦花的幕後⁴，於是就約陳錦花跟我碰面，她知道之後說：「很歡迎，很歡迎你們回來花蓮參觀。」

二十七、八年前⁵臺北火車站還沒改建，我和我先生、我大娘姑、蔡呂腰和陳錦花幾個人就約在火車站的大時鐘下見面。第一次見到陳錦花的時候，感到她氣質很好，先生陳燦暉又是東海大學的教授，夫婦倆講話待人誠懇真摯，心想這個團體跟其他團體應該是不一樣；果不其然，在火車上，她不斷地講述上人發下大願，爲了搶救生命，怎樣用心計畫在花蓮這片醫療沙漠蓋醫院。

一路來到了靜思精舍，剛好碰上召開全省聯誼會，全臺各地的師兄師姊此時都回來向上人報告訪視的貧困個案，請示怎麼濟助窮人，是長期幫助、短期幫助或是急難救助。當我第一眼看到身形瘦弱的上人，和想像中的不一樣時，很訝異上人怎麼發這麼

4 尚未具有慈濟委員身分的志工，協助慈濟委員勸募、訪貧，稱爲「幕後委員」，志工間習稱「幕後」。1980年1月出刊的第159期《慈濟》月刊已見「幕後委員」一詞。

5 證嚴法師創辦《慈濟》月刊，登錄十方大德捐款徵信、報導社會上的好人好事，在慈濟基金會會務於1988年全面電腦化前，是慈濟委員、會員了解捐款去向的依據。陳許環於1983年間往生，三子陳炳禮與媳婦林勝勝爲了捐出喪葬費結餘款二萬元，作爲花蓮慈濟醫院建院基金，參訪花蓮靜思精舍。該筆捐款登載於《慈濟》月刊204期，1983年10月，頁27-28。

大的願力，竟然要在花蓮這個醫療資源缺乏的地方蓋醫院！

中午用餐結束，上人在大殿主持全省聯誼會，北、中、南、東各地的當月值星向上人提報訪視個案，討論決定救助方式。印象很深刻，我們幾個人就站在大殿角落，上人坐在前面看似拜墊的蒲團上，桌子是用兩張矮凳當桌腳，拿一張防颱用的「颱風板」（三夾板）當桌面搭成，上面鋪一塊很乾淨的布當桌巾，就是那麼樣地克難。大殿裡有一塊大黑板，上人面向大眾，公布每個月的善款數據、救助名單，善款收了多少錢、支出救濟多少錢，都很清楚。我先生是學會計的，又在銀行上班，很會算帳，看到上人的帳目這樣清楚透明化，他就很感動了。

上人主持會議，每一個個案報告，都很用心傾聽，再按照實際狀況分析個案，回應怎麼幫助案家。上人說善款得來不易，有的是會衆幫人洗衣服或是打掃賺來的錢，每一筆都是人家的血汗錢，這些善款一分一毫都要用在刀口上，不能用錯地方。

從下午一點多開始開會，一直到將近五點多。我們站在角落面向上人，約四點多時，上人開示分析怎麼幫助這些個案的時候，聲音柔和，不時用手輕揉太陽穴，看來疲累不堪，後來聽陳錦花師姊說上人有絞痛，可能心臟又不舒服了，看了讓人很心疼。二十八年（1983年）真的是「克難」慈濟功德會，一切都很簡陋。上人爲什麼沒有拿麥克風？我先生看了很不捨，就跟陳錦花師姊說：「等一下我們是不是來買一支麥克風給上人用？」以前也不知道什麼是供養，很感恩陳錦花師姊陪伴在身旁；她就跟我們說：「好，好，等一下等上人開完會，我再帶你們去跟上人說你們要買麥克風給他用。」

我們見到上人，表明發心添購麥克風供養的想法。上人回

答：「謝謝你們這樣愛護我，我十幾年來已經習慣沒有用麥克風的日子，你們如果要幫助我，請幫忙我蓋醫院。」我先生聽了這話更感動，他說上人念念都是為眾生，一心只想到眾生的疾苦，卻不為自己的健康著想！而且他跟上人同年次（1937年），初見上人時就很激動。當時初估建院經費高達八億，幾年下來募到的款項才只有幾千萬，上人擔子那麼重，經常法體違和，卻有這麼大的願力，令人非常感動。

三、慈濟巷一家親 慈濟人遍地生

回臺北前，我向上人請教：「如果秀姑巒溪泛舟發生意外，傷者送到臺北搶救都缺氧腦死了，所以救人如救火，在東部蓋醫院搶救生命，佛教徒終於要有醫院了！這麼棒的理念，我回去要怎麼推動呢？」我先生也是一般的薪水階級，沒有什麼人脈，回去怎麼幫上人推動？那時候也不知道一切都是為自己的志業，只說是為上人推動（募款）。上人回答：「如果要幫忙我蓋醫院，回去後讓人家先喜歡你這個人，人家就會喜歡我們的團體、喜歡我們的宗教。因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這句話我到現在還是刻骨銘心。

佛教終於要有醫院了！回程在自強號火車上，我一直在醞釀思考著回到臺北之後要如何幫助上人，讓更多人知道上人的理念。第一個我想到從厝邊頭尾開始，因為與鄰居常常碰面。我是道地的臺北人，很清楚都市人態度較為冷淡，不像中南部人那麼有人情味。我們家那條巷子（合江街130巷）的住戶大部分是從

南部遷居來的，很有人情味。如果當時這條巷子的住戶不是從中南部遷移來的，就沒有今天幾乎整條巷子都是慈濟人的局面。

我想到的第一個目標是從街坊鄰居開始，再來是堂姊妹，因為我有很多堂姊妹，我很篤定地要朝這兩方面推動。回程在火車上，我先生對我說：「回去我要找姊夫認養一間病房，三十萬可以分期付款。」我聽了大受感動，平時很節儉，一個月花不了五百元的人，現在竟然要捐出三十萬，我說：「好感動，從此以後，不只對你有一分愛，還多了一分敬愛。」他說：「三十萬這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30巷，幾乎有很多住戶都是慈濟志工，證嚴法師因此稱這條巷子為「慈濟巷」。2006年適逢慈濟基金會四十周年，慈濟巷的住戶4月2日特地於巷內拍照留念，見證歷史（曾芳榮攝影）

麼好用，發個心就多了一分敬愛。」在火車上，我就發願要帶動鄰居來花蓮體會上人的悲心，了解建院的目的。後來我們也帶姊姊林昭昭與姊夫回花蓮去看上人。原則上就是帶人家身歷其境，到花蓮了解上人的理念，了解上人為什麼要在花東地區蓋醫院，這是我們的訴求。

真的有願就有力量，回來之後逢人就笑，變得很積極，以前我沒有這麼會笑，來慈濟以後什麼都不會，就是最會笑，笑的感覺讓人 and 人的距離拉近了。上人說：「冷漠是愛心最大的殺手，怎麼跟人家結好緣？就是從聲色開始。」之後我遇到人，比以往積極，變得會主動和人聊幾句。平常去 3 號賴王桂雲的雜貨店買東西，遇到左鄰右舍，忽然間話就多了起來。以前買好東西就回家，遇到人只問說吃飽了沒，現在積極地和人互動說話，不像以往只講客套話。

常常一天故意跑好幾趟買東西，遇到鄰居就主動攀談：「我最近去花蓮，有一位師父很偉大，要在東部蓋佛教醫院，一個月只要一百元參加慈濟，就可以天天做善事，時時刻刻救人。」他們說：「怎麼有那麼好？一百元就可以時時刻刻救人？」我說：「怎麼沒有？一張病床一萬五千元，一個病人住進來，恢復健康出院，明天又一個人住進來，這樣不是時時刻刻都在救人嗎？」就像一把沙和水泥混合在一起，砌成醫院的每一道牆，不能分你我一樣。當時整個社會經濟還不是那麼好，但是一百元他們都可以（負擔），那時候我已經表現出我了解慈濟、在參與慈濟了。

住 14 號的楊玉蓮夫婦真的是積善之家，平日很喜歡行善。有一天看到電視報導，才知道花蓮有一位師父發願蓋醫院。剛好我初中同學盧麗惠住在 130 巷防火巷後面的巷子裡，有一天鄰

居楊玉蓮和她聊起想要捐錢給慈濟。盧麗惠提到我在做志工，便介紹楊玉蓮來找我。我印象很深刻，玉蓮第一次就捐五千元，心想這個人有心行善，有誠心、有愛心，我一定要好好帶她。她比 130 巷的其他人早去花蓮一兩次，回來以後也跟著說慈濟。這條巷子的住戶人情味真的沒話講，整條巷子大家都很熟了，他們從花蓮參訪回來以後，陸陸續續也加入宣傳建院救貧醫病的行列。

合江街左右鄰居熟識，都是因為賴素芬夫妻，她也是慈濟人，她媽媽賴王桂雲的雜貨店，是我們很大的支撐力量；大家都在那裡集合，約好回花蓮看上人的時間，後來人越來越多，周太太、韓勝動的媽媽吳幼蕊、曾秀蘭也都出來做志工。劉月娥在電信局服務，她也影響了電信局一大票的人。連里民活動中心最後也遷移到 130 巷。

我們這一條慈濟巷有很多中南部上來的人，像住慈濟巷 1 號的陳月雲很熱心，她就像我說的，「自在是經過很多不自在的淬煉」。陳月雲一開始參加告別式助念回來，碰巧家裡有兩隻小狗死掉，人家說是「煞到」，但她試著以平常心看待，到現在多自在，做志工就是要不斷地練習，才能養成好習性及正確的觀念。慈濟巷 9 號住韓勝勳，14 號是楊玉蓮，15 號是林徽堂，18 號是我，21 號是曾秀蘭。楊玉蓮更是熱心草根，也很會跟人家結緣，只要是從陽明山、嘉義回來，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她帶的特產，還邀請大家到梅山摘橘子；陳月雲從豐原回來，常帶綠豆椪，大家都吃得到；韓勝勳的媽媽是臺南人，回來就帶臺南素粽，都是先轉食輪才轉法輪，無非都在結好緣。

我時常帶這條巷子的鄰居回花蓮，大家都很喜歡回花蓮親近上人。我跟上人說：「這些都是我的好厝邊，我們都是住在同一

條巷子。」上人說：「你們都是住同一條巷子？」我說：「是啊！他們都很有愛心，聽到上人要蓋醫院，都很響應，還跟我去看個案，都改變很多。」上人就說：「你們都住同一條巷子，那你們這條巷子就是『慈濟巷』喔！」上人說合江街是「慈濟巷」，我們就大為宣傳。



慈濟志工林勝勝住在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30巷，1983年接觸慈濟志業後，開始與附近住戶分享志工心得，鄰居口耳相傳，有很多住戶紛紛加入志工行列，1990年登上中央日報、聯合報等大報版面（慈濟基金會剪報資料）

1991年中央日報有幾位記者浩浩蕩蕩來慈濟巷採訪，拍了好多張照片，登了大篇幅報導：「阿彌陀佛同住一巷」。這當然是社會大眾對慈濟人的期許，而且我們自認是「人間阿彌陀佛」，更要警惕、鞭策自己。記者問我合江街130巷為什麼會變成「慈濟巷」？我說因為大家有共同的話題。為什麼大家本來會冷漠，就是沒有共同話題，從一個到兩、三個，再影響到其他人，一直擴散出去。前些時候，曾芳榮師兄拍的那張很多人的「慈濟巷」合照，因為那天是清明節，有很多人去掃墓不在，不然人更多，真的是一片人間淨土。慈濟人延伸出去的有多少人？為什麼？記者也很好奇。因為大家都說慈濟、談慈濟，有共同的話題，從點線面延伸，整個凝聚起來。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間要有共同的話題。

早期的慈濟茶會就在社區（合江街）開始，第一次在我家開。小型茶會來的都是左鄰右舍，不像大型茶會大家比較含蓄；在小型茶會中，大家互相漏氣，分享自己以前怎樣差勁，接觸慈濟後，如何因為上人的一句話改變自己。像玉蓮師姊說：「上人！我以前講話都四聲道。」上人輕輕回應：「不可，咱查某人講話一聲就好。」玉蓮師姊說：「知道！知道！我回去半聲就好了。」回來之後說她變燒聲（沙啞）了。聊這些很生活化的事，茶會中大家都會漏氣自己，那種真誠太棒了！以前沒有什麼文宣，都是靠口耳相傳。訪視看個案回來再開茶會，整個巷子的人就很有話聊，大家都是這樣搏感情。

舉辦家庭茶會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可以關懷得比較深入。那時候不只是在北部（辦茶會），我跟其他志工受邀到旗山、岡山開茶會，三、四個人一起，一個講婆媳問題，一個講夫妻，一

個講親子，講完之後由聽眾問問題，那些問題都很尖銳。如果志工帶人來參加，都會事先告知這位鄰居的狀況，最近被倒錢等等，大家就會知道「症頭」在那裡，或是我這位厝邊親戚，最近婆媳關係很差，大家就心照不宣了。人來之前就要先收集資料，好像先把脈一樣，把脈之後，今天的茶會就針對這個疑難雜症對症下藥。

四、上人的啓發：提天下的菜籃⁶

上人立下宏願建設佛教醫院，我很感動，也很認同，我以身爲佛教徒爲榮。上人有兩、三段話對我影響很大。第一句話是：「一個女人不只可以提家裡的菜籃，還可以提天下的菜籃。」乍聽之下，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棒的觀念！以前我一直在尋尋覓覓，難道一個女人的價值只是在家裡「顧尪顧子，顧厝內那口鼎」？我不甘心，這一直是我的問號，難道來人間這麼一趟就只有這樣而已？上人這一段話把我重重敲醒。當然，把家庭小愛照顧好之

6 林勝勝加入慈濟志工逾三十年，實踐慈濟志業理念，經常受邀在慈大慈懿會志工課程、各地慈濟會所或大型慈濟活動中，分享生活實例或一己心得，暢談當志工後的學習成長。對林勝勝來說，做慈濟志工已是生命的一部分。歷次訪談中，她生動地描述證嚴法師從佛典中獲得的思想理念對她的影響，有時難以分別兩人想法或今昔事實。因此編輯時，訪談者先覆案證嚴法師的開示、著作與慈濟相關史料，再按照林勝勝的談話邏輯編整一段完整的口述訪談，將證嚴法師思想置前，接著融入林勝勝個人體會，表現證嚴法師與林勝勝多年來的師徒之情，並保留林勝勝經驗到的事實與想法。

後，有心的話，反而更有時間，更好應用。當走出家庭，走入社會，爲廣大人群付出奉獻，生命會變得非常有尊嚴，人生會越來越精采。

所以我常常跟人分享，以前女人家都沒有地位，看看「媽」字、「婦」字、「婚」字怎麼寫，上人的這個觀念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從自卑變成自信。以前都是很物質化，一直比較在乎物質享受，忽略了內在精神世界是可以開拓的。當我走進慈濟世界，發現付出無所求的快樂可以開拓內心的心靈境界。在外在世界追逐，永遠「有一缺九」，煩惱久久，「有九缺一」還是苦，因爲還是不知足；但內在的心靈世界可以自己作主，越付出，生命越精采。上人這一句話深深地影響了我。

第二句話就是上人說：「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菩薩不是都在供桌上給人拜的嗎？怎麼說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呢？後來了解上人的話，能救人的人當下就是人間的菩薩，當妳看到一個人需要幫助，發心幫助他，那個當下你就是人間的菩薩，這個觀念給我很大的震撼。記得人家問我小女兒：「妳媽媽進入慈濟，遇到上人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我小女兒說：「我媽媽遇到師公上人之後，她除了身材沒改變，其他都改變。」改變就是一個觀念，但改變觀念談何容易？人都是以自我爲中心，都有盲點，都看不到自己，走進一個團體裡才能改變自己的觀念。

只有當下學到知足，知足天地寬；見苦知福、見貧知足，這就是「菩薩人間化」。在慈濟廣結善緣，一定先跟人家結好緣，直到最後眼睛閉上時，才能含笑而走。誠如大林慈濟醫院簡守信

院長⁷所說的，這輩子把慈濟拿掉，他一無所有，這也是我的心境。其實，宗教離不開生活，宗教離開生活根本就沒有意義。上人提出「社區菩薩化，菩薩社區化」的觀念，就是希望每一位社區志工、會眾都可以成爲人間菩薩，也就是這分責任與使命，引導社區志工和會眾體會那種付出無所求的快樂，了解到我是一個能給的人（施），不是一個要的人（受）以後，就更加能豐富生命的內涵。

上人說她在佛前，第一，不求身體健康，但求精神敏睿。我聽了很震撼！學生時代有一次畢業旅行到北港媽祖廟（朝天宮），三炷香拿起來求了一堆：「阿公阿嬤呷百二」、「爸爸媽媽老康健」，求到香都快燒完了還沒求完。也曾聽上人說：「身體太健康也是一種業障。」爲什麼身體健康也是一種業障？像一些歹徒沒有因緣觀、因果觀，身體健康卻醉生夢死，壞事做盡，對社會毫無貢獻。第二，上人不求事事如意。娑婆世界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如意的才一二而已，本來就要「堪忍」。以前我也不懂，進了慈濟，讀到上人的靜思語：「逆境來時，要懂得因緣

7 花蓮慈濟醫院於1986年8月17日啓業，一度面臨沒有醫師願意來花蓮看診的困境，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人力不足。1988年夏天，簡守信放棄臺大醫院專任醫師資格，轉任花蓮慈濟醫院外科醫師，爲證嚴法師自臺大醫院延攬而來的首批醫師之一。見《慈濟》月刊中文期刊部慈濟史編撰小組撰，〈與「理想」有約〉，《慈濟》月刊598期，2016年9月，頁20-29。簡守信在慈濟醫療志業體先後曾任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院長，2012年7月30日接任臺中慈濟醫院院長至今。他不只專精整形外科，也對歷史、人文興趣濃厚，公餘常投書各大報刊；2001年8月受大愛電視臺之邀主持談話性節目《大愛醫生館》，由於結合醫療時事與人文關懷，深入淺出推廣醫學知識，2014年獲得第四十九屆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觀；順境來時，要有無常觀。」我才知道，原來我們都把無常當成常態。

第三，上人不求減輕工作負擔，但求增加力量。在慈濟，勇於承擔才能經一事長一智，做事一定有挫折，一件事情要衆人成就，一定會有煩惱，但是智慧生於煩惱而用於煩惱，蓮花沒有污泥，怎麼成就蓮花？所以慈濟宗門、靜思法脈離不開人群，因爲只有在人群中才能體會到《無量義經》「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的真正涵義。

五、擁抱哲學 學習接納

慈濟護專第一屆只有二專兩班一百零七位學生，上人希望慈濟志工來輔導這些孩子，因此成立懿德母姊會。第一屆懿德母姊會志工都沒有輔導學生的經驗，但上人語氣堅定地對我們說：「當媽媽怎麼不會？」當時懿德母姊會需要一位總幹事，擔任對學校的窗口，上人說我做志工以來，處事比較圓融，請人轉達要我接這個工作。但我因爲小女兒竹竹才六歲，還沒讀小學，無法接受上人的請託，所以就帶著小女兒，請姊姊林昭昭、志工黃月玫陪我回花蓮婉謝。沒想到上人當場問竹竹：「媽媽來當總幹事好不好？」小孩子也不懂事，竹竹天真地回答：「師公，好啊！」上人的眼神、表情都在說話，有一種無言勝有聲的力量，使人無法拒絕上人的請求；加上竹竹親口答應上人，我根本無法婉拒上人對我的託付。這是上人的肯定，也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更是我承擔這分責任最大的動力來源。

1991年6月22日，護專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代表懿德母姊會致詞的主題是「寧做窗前殘燭，燃盡每寸生命」，結合上人說的「蠟燭沒有心不行，有心沒有點燃也不行，點燃的蠟燭會流淚，但是比不點燃的好」。這些話，我在護專也時常跟學生分享。還有一屆畢業典禮在戶外，那天太陽很大，我用一段話勉勵孩子：「孩子們，不要怕流汗，流汗長大的孩子不會倒，流汗賺的錢不會跑，流汗種的果實最美好，流汗學的功夫最牢靠，流汗創造的事業，永遠屹立不搖。」

承擔慈濟護專懿德母姊會「總幹事」，如果沒有大眾的力量，「總來總去也幹不了事」，所以我都給每位志工很大的空間，



慈濟護專懿德母姊會於1989年創立，由慈濟委員組成，關懷首屆護理科學生（黃錦益攝影）

凡事不勉強，隨時補位。1994年10月16日慈濟醫學院（今慈濟大學）創校，起初教育部不開放醫學系，正因為上人有這分堅定的心，教育部才讓每個學校縮減兩名，湊成五十個名額，通過設立慈濟醫學院。慈濟醫學院也設立慈誠懿德會，因為我有帶志工的經驗，上人說我「水漲船高」，又要我當慈懿會總幹事。當時僅有醫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公共衛生學系三個學系，學生僅一百三十四人，慈懿會成員四十五人。

慈濟醫學院慈懿會承擔三個學系的學生輔導工作，共五個家族，每個家族都有醫師進來當志工輔導學生，而且還有捐助建設花蓮慈濟醫院的榮譽董事（簡稱榮董）。慈懿會不要讓榮董只是捐錢而已，還要這些榮董協助輔導學生，投入慈濟志業。

慈懿會是臺灣教育制度上的創舉，成員來自各行各業，有企業家、醫師、律師、家庭主婦、計程車司機等等。學校也會安排一系列的專業課程，協助志工成長，深入慈濟的人文理念。記得曾經有一位懿德媽媽請教上人：「什麼樣的方法才是對孩子最有效的輔導？」上人說：「你先好好輔導你自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就像在「種」人一樣，需要很長的時間。慈懿會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就是慈濟教育志業的志工，類似訪視志工、醫院志工，透過身教言教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慈懿會志工把每位學生當作好像慈濟會員、慈善或醫療個案一樣關懷，尊重孩子的意願落實家訪，只有透過家訪才能知道孩子的家庭狀況。其實我們把孩子當成一個個案，就是希望影響到他的家人，志工不是只有帶孩子，甚至影響到老師的也有。學校老師家裡有事，有的慈誠爸爸、懿德媽媽都要從頭到尾全程關懷，老師沒有後顧之憂，再來影響孩子的品行更快。

慈懿會志工不只是陪伴孩子而已，每個人都把孩子當成自己的家人。除了尊重有不同信仰和家庭背景的學生，志工還要與學校、師長和家長互動。早期我們也都很尊重校長，爲了要讓校長來接納我們，常常主動參與學校的活動。在活動中，我們發現校內有些老師有各種宗教信仰，純粹只是爲了生活需求，並不是認同慈濟理念才來護專、醫學院教書的。慈懿會志工只能尊重校方、老師，因爲天底下的人都是我們的家人，愛有多大，我們的家就有多大。

當慈懿會志工，最困難的是不能太過問學校的行政工作。現在慈大老師雖然很在乎慈誠爸爸、懿德媽媽的想法，但是我們要让慈大校方肯定慈懿會，就要尊重學校。就這點來說，我一直很戰戰兢兢，像曾經有一位新來的師姊抱怨學校行政，我就提醒她，畢竟我們是志工，只能當學生、家長跟老師、學校之間的橋樑。

慈誠懿德日是每個月和學生凝聚感情的日子。早上在慈大大愛樓演藝廳上課，中午慈懿會志工和孩子聚餐、分享個人的成長故事，差不多在下午三點多結束活動。以前慈大沒有那麼多工作，現在好多勤務，有些志工在社區很忙，不敢承擔太多，慈懿會要招募適合的志工更困難了。這幾年，都是慈大人文處發函給慈濟基金會宗教處（按：慈濟基金會統籌志工事務的行政單位），宗教處會布達給全臺各個社區的志工，由社區志工推薦人選，集中由慈大人文處、慈懿會資深志工甄選。報名的志工需要準備自傳、照片，寫清楚專長，再由社區中推薦他的資深志工簽名。完成推薦手續之後，人文處兩位同仁帶資料過來中山聯絡處十樓，一起和慈懿會將近三十位志工，一個個評估適不適用，很審慎

喔！

慈大慈懿會於2007年起採行社區慈濟志工的組織架構後，志工都是以團體共識、團體領導的方式編組運作，大一到大四每個年級，加上研究所，都有一個負責聯繫的窗口，主要仍由像我這樣的資深志工聯絡、召集志工開會，每個月在中山聯絡處有一次會前會，討論安排專業課程的內容與方向，互相交流每次班聚、家聚輔導孩子的心得。到2010年爲止，慈大招收的學生已增至三千人，而慈懿會成員亦增至八百六十二人。2010年11月26日慈大十六周年校慶運動會，慈懿會爸爸媽媽隊伍浩蕩長，我問在場的人超過五十歲的舉手，幾乎有四分之三的人舉手，學生感動得拍手鼓掌。人家說「夕陽無限好」，慈懿會爸爸媽媽卻是「黃昏更燦爛」，因爲做志工就是那麼樣地快樂。

我加入慈大慈懿會，協助帶動志工，與各行各業廣結人緣。有時候他們會對我說：「勝勝師姊，妳免煩惱，只要負責呼吸就好。」很感恩有善知識（按：佛教稱引導人走上正道的人）支持，上人講過一句話：「你鋪小道小路，結的是小因小緣；你鋪大道大路，結的是普天下的大好因緣。」真的要做，做就對了。慈懿會跟學校教授關係都很好，像我跟王英偉（按：花蓮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現任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同一個家族，現在感情好得不得了！與我互動的這些慈誠爸爸、懿德媽媽，有專科醫師，有大企業家，如何在學校與志工之間拿捏分寸？這也是當時我最用心的地方。你看像姚仁祿、孫若男，都是一些大頭呢！孫若男曾經帶孩子去騎馬，上人知道了，就叮嚀說不要太寵孩子。這些大企業家都要「專案處理」啦！「急診」要找上人，「一般門診」、「小兒科」的話，我們志工都可以處理。

現在有很多自慈濟護專、醫學院畢業的護理師、醫師，任職慈濟醫院各科室。有一天，我去加護病房看一位師姊，正巧有三位醫師過來探視，都很親切地叫我「宥媽媽」（按：林勝勝皈依證嚴法師，法號靜宥），孩子出社會變得懂事。上人辦教育太辛苦了，培養很多大醫王（醫師）、白衣大士（護理師），每一個都很有愛心，雖然辛苦，但很值得。

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在接下與自己無血緣關係的十個學生時，是用怎樣的耐心、愛心、信念與毅力，每個月從各地拎著大包小包的食物來看孩子們？慈懿爸媽帶孩子們去看個案，體驗人生百態，把所看到的個案或心得，隨時跟學生分享，這是我們的使命。我曾經帶一位學生去養老院和長者共餐，學生回家後跟媽媽說：「媽媽，您老了，我不會送您去養老院。」這就是一種生活教育。在學校課程之外，我們陪伴孩子做志工，見證他人的真實人生，學習生命教育。孩子到醫院當志工，在急診室體驗人生無常，在復健室了解珍惜「人生使用權」的意義，在嬰兒室感受父母的偉大，都能生起感恩心。

我常跟孩子分享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告知孩子做人的規矩。有一次搭公車，只要有乘客上車，司機都會主動打招呼，差不多過了七、八個站，我發現每位上車的乘客表情冷淡，沒有善意的回應，看了真的很心疼。下車時，我就跟司機說：「你這樣有心地帶動，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有希望。」下車後，我還回頭用眼神讚許肯定。還有一次也是搭公車，司機逢人上車就會叮嚀一聲，要扶好、抓牢，還會安撫大家不用急，真的是很有耐性。下車時還是一樣讚歎，互相揮手道別：「相信有你的帶動，我們的社會會更好。」那一刻真的好溫馨，可見每一個人都需要被鼓勵。

上人常強調教學生，第一要教他們懂得尊重，因為懂得尊重人的人，人家才會尊重你；第二要服務家庭（做家事），現在小孩生得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錯誤的觀念，現在的孩子只知接受，不懂得給予，必須讓孩子學習付出；第三才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不是把成績擺在第一位，而是引導孩子遵守生活規矩，培養正確的生活態度。生活教育不僅重要，也是當務之急，這是上人最重視的。

上人還期許學生穿著整齊，制服為什麼要穿整齊？因為修於內行於外，因為外在行為就是內心的表現，呈現出來的內心狀態



慈濟護專懿德母姊會志工林昭昭（右一）、林勝勝（右二）姊妹關懷首屆護理科學生黃馨嬌（右三），1989年12月10日攝於校內（慈濟基金會提供）

一定就是那樣，如果穿得「烏魯木齊」（不整齊）的話，表示內心一定也是衝突矛盾的，將來出社會也會變成那樣，所以上人很注重孩子的儀表。每當我們報告學校孩子的狀況時，上人經常會問說：「他們的頭髮呢？有整齊嗎？他們的服裝有整齊嗎？」

有時聽到孩子抱怨穿制服時，會先傾聽接受他的情緒，了解他的想法；或者設身處地傾聽之後，再分享自己的想法。孩子不要你給答案，只要你接納他的情緒就夠了，這就是上人說的「擁抱哲學」。擔任慈懿會總幹事，其實自己成長最多，陪伴親生孩子也很受用。像有一次小女兒來向我告狀，說姊姊欺負她，我讓孩子想想姊姊的好，說出姊姊曾經做過對她好的三件事，「洗心」也可以是親子教育。

陪伴孩子二十多年，已有成果，從慈濟畢業的學生就職，都讓服務的學校、醫療單位主管讚歎不已。有一次，我在臺大醫院住院做心導管，剛好有第一屆護專畢業的黃馨嬌被慈濟醫院派在那兒受訓，還有第二屆畢業的林季樺在那兒上班，這兩個孩子很貼心來照顧我，比自己的親人還親。當然，她們讀護專時就已互動良好。我還當過這些孩子現成的媒婆，不只在校時照顧她們，畢業後還當成自己的家人一樣，真誠對待。甚至有的學生父母鬧離婚，也會請懿德媽媽去當說客，及時挽救一個家庭。孩子說：「我選對了慈濟！」

有一位慈誠爸爸鄭敏郎，一個禮拜洗腎三次，卻從來都不缺席慈大慈懿會活動，感動了一個孩子；有次慈誠爸爸住院，這個孩子一定要爸媽從基隆一起來看他。所以安排家訪，就會深入學生家庭，也因為互動良好，很多學生的父母後來都是慈誠、委員，有的甚至成為慈大的慈誠爸爸、懿德媽媽。

還有個孩子住在三重，因為媽媽是清潔工而感到自卑，有次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家訪，到他家裡看到桌上厚厚一疊的慈濟勸募本，忍不住感動讚歎，就是因為這番讚歎，讓這個孩子對家庭的看法也跟著改觀，這就是慈濟人文。上人說如何當好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就是要先輔導好自己，更要教學相長，易子而教。

以前慈懿會的文書作業，沒有像現在全面電腦化、文字化，都是口述的。現在有些志工不諳電腦，就會有失落感。有一次，跟我女兒聊起，有一些像我一樣年紀的人，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才華洋溢，心情有點失落，我女兒回答我說：「媽，您跟那些師姑怎麼會失落呢？您們為什麼要追隨師公上人？不是要追隨師公上人淨化人心嗎？社會上有這麼多人當志工，高興都來不及，怎麼還會失落呢？」真的是當頭棒喝！

六、當慈懿會志工的自我期許

我常跟這些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呼籲，說實在教育志業是很辛苦的，沒有辦法立竿見影。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希望大家有個共識，要消除社會亂象，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會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是要培養人才，這些孩子都是社會上的棟樑，不能讓它歪掉，我們要幫上人讓孩子們有這一顆利他的善心，延續慈濟的大愛。我想這是我們共同的希望，我們的孩子是慈濟大愛的延續，我想這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要好好地珍惜這一段因緣，真的不要錯過，再接再厲，繼續幫社會培養人才。

成就衆人之事需有善知識相助，但要怎樣找到善知識，如何會遇到善知識？首先要當別人的善知識，這是個善的循環。上人說要用菩薩的智慧、媽媽的愛心去愛普天下衆生，我們了解，可是很難做到。上人也說過：「你要你的孩子遇到生命的貴人，就要先當別人生命的貴人。」當了二、三十年的慈濟志工，有幸參與教育志業這一塊，雖有成果，但還要再加緊努力。感恩上人信任，將這麼艱困的任務託付給慈懿會；整個大環境在變，但上人說：「永遠不要灰心，要有信心。」

附錄：

慈濟護理專科學校第一屆懿德母姊會活動概況暨名錄：

七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參加對象
1989年10月24、25日	尋根之旅： 尋訪精舍的歷史 上人開示 佛教禮儀 懿德母姊現身說法	靜思精舍	全校師長 新生及新任 懿德母姊
1989年10月5日 下午3：30—4：50	推行國際化語言： 手語	演講教室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1989年11月27日 下午3：30—4：50	複習手語	演講教室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1989年12月11日 下午3：30—7：00	小組座談	操場及學生 宿舍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1989年12月18日 下午1：30—4：00	慶生會	各班教室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七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參加對象
1990年3月16日 下午3：30—5：30	懿德母姊會心得分 享	綜合教室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1990年4月13日 下午3：30—5：10	懿德母姊會心得分 享	花蓮慈濟醫 院 第二會議室	二專一年甲 班學生及其 懿德母姊會
1990年5月6日 下午1：00—4：00	懇親聯誼會	校園、運動 場	慈濟委員 懿德母姊會 全校親師生
1990年6月15日 下午3：00—5：00	懿德母姊會	綜合教室	懿德母姊會 與全校師生

第一屆懿德母姊名錄：

許玉摘、紀桂英、陳蓮招、羅美珠、陳月雲、江秀琴、喬秋萍、郭淑緣、吳月桂、黃月玫、林雅美、李素蘭、吳麗雪、曾玉雪、林照子、林勝勝、林昭昭、楊玉雪、陳錦花、賴美智、陳月美、顏惠美、邱瓊玉、鄧淑卿、魏滿子、李秀珠、魏伊屏、孟月秀、黃瓊珠、林月雲、文素珍、洪素貞、陳美玉、林智慧、陳美翠、簡美月

資料來源：慈濟護專校長室編，《慈濟護專七十八學年度年報》，花蓮：慈濟護理專科學校，1994年8月。

慈濟醫學院第一屆（八十三學年度）慈誠懿德會名錄：

科系	慈誠爸爸	懿德媽媽
醫學系	林堅熙、王英偉、林榮宗、連四川、陳乃裕	李六秀、洪美惠、林勝勝、林淑真、許雪娥、連麗香、翁千惠、施瑞真、賴金碧、杜張瑤珍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陳寬博、柴彭年、趙文瑞、施啓智、杜俊元	賴美智、郭雲玉、林月雲、洪若岑、郭淑靜、許金鳳、何瑞真、姜芸馨、楊美瑳、林麗雲
公共衛生學系	紀信雄、呂芳川、姚仁祿、周元、鄭良夫、何登耀	許麗華、黃鳳月、游彩霞、萬玉葉、盧蕙馨、林幸惠、金晉卿、孫若男、李明齡
註：慈誠爸爸、懿德媽媽輪值駐校輔導，每週二天每次二位。		

資料來源：慈濟醫學院秘書室編印，《慈濟醫學院八十三學年度年報》，花蓮：慈濟醫學院，1995年11月。

